

今人忆盛唐，所忆为何事？是点一个桃花妆，穿一身唐制汉服，发一发思古之幽情？且看《长安三万里》是如何以一个接一个的名场面，点出盛唐的迷人气息——

诗人们的斗艺场，李白就曾像电影里一样，在黄鹤楼前对着崔颢的题诗“自暴自弃”，这知难而退里，是文人的惺惺相惜。

梨园祖师爷唐玄宗本身也是个文艺爱好者，通音律，喜欢听戏，爱看胡旋舞，诗作也入围过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早在他的爷爷高宗年间将诗赋加入科考范畴，就已经自上而下地掀起了诗歌创作的热潮，到开元天宝更是达到一时巅峰。长安米贵，每年前来应考的多达千人，进士的录取率却只有百分之一二，大部分考生的命运只是一个过客，很快就得逃离北上广。但科考之外，又有五花八门的荐举制度，因此许多考生也不急着离开，仍然留在长安宝地寻找机会。这些擅长写诗的文人聚到一起，和诗也好，冶游也罢，都让这座城市的空气显得更为自由与奔放——你就看片中高适、李白、杜甫携手到过多少地方旅游，便知当时“驴友”众多（骑的马当然也是像昭陵六骏那样四肢短胖肌肉发达的中国矮种马）。

电影中还有浪漫的一幕，那是科考的幸运儿中了进士，走马观花，将枝头杏花赠予歌女——纵然孟郊在这一幕发生时尚未出生，我们脑海里也已经响起他的名句：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马上的“探花郎”并非后世“状元榜眼探花”里的殿试季军，而是当年考中进士的举子中最年轻的一个，长安城的所有名园（包括驰名的杏园）都为他大门敞开，免费看随意摘。大雁塔附近，长安著名的“曲江池”也为新科进士们开放设宴，这就是电影里李白高适们向往的“曲江宴”。

其实即使高中进士，能顺利进入仕途的仍是少数。有人统计过，唐代官员职位有一万八千多个，但拥有当官入门资格的却有十几万人，常年僧多粥少。不过，所谓“诗穷而后工”，盛唐诗歌相比从前的齐梁宫廷诗，最大的优点正是我手写我心，就算是高考落榜，也能留下名句，比如张继的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”，就是高考失利睡不着的

时候在姑苏城外的客船上写下。

孟浩然也是高考落榜生，李白则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，但他们一个归隐田园，一个扬州一梦，实现了自古以来文人的两大愿景：过尽千帆，悠然见南山。电影里，李白在扬州采花贼一般掳了歌女来作舟上柘枝舞固然有动画的夸张，但他老人家也确实曾在扬州年消费30万钱，酒肆教坊处处留下身影。唐宋时期，“扬一益二”，成都和扬州是首都以外最繁华的城市，扬州连长安的宵禁都打破，夜夜笙歌不在话下。正是美酒斗十千，游侠多少年。唐人又尚舞，胡旋舞柘枝舞绿腰舞霓裳羽衣曲，从宫廷火到民间，这双舟争艳的情节也是盛世活力的见证。

一曲柘枝舞毕，李白作别歌女，与裴十二继续泛舟前行，所去何处？正是裴府。这一天晚上，裴府高朋满座，李白高兴地大喊：裴旻剑舞、吴道子作画，那是举世双绝！其实他这里是谦虚了，因为后世唐文宗御封的“三绝”，乃是李白的诗歌、裴旻的剑舞、张旭的草书——对，就是电影里那个痴痴癫癫“看了吴道子的画悟了草书之道”的张旭——虽然现实中传说他是看剑舞才悟道，终成“草圣”的。

让人意外的是，在唐代长安这种“含男量”很高的故事背景下，《长

青年李白。

